

封面
专访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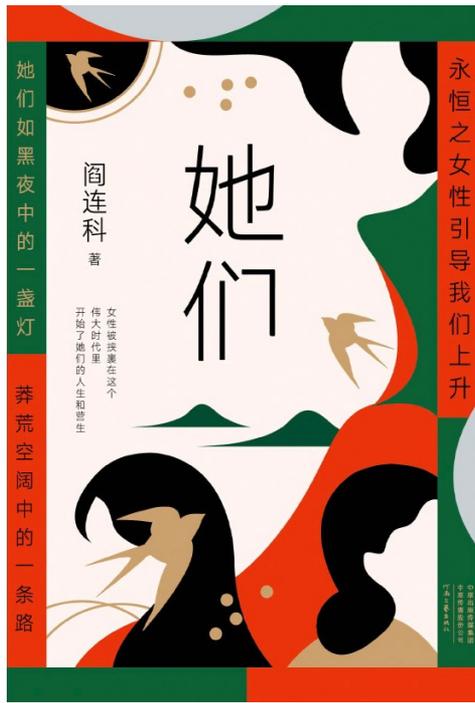
十年前写完《我与父辈》后，做出版的朋友再三撺掇、鼓励阎连科，希望他趁机再写一本关于自己家族女性的书。但阎连科觉得时机还不到，“因为我不想把家族中的女性写成父辈一样的人。命运于她们，既是一块放开的阔地，又是一霸逃不开的囚池。她们是和所有男人一样的人。她们也是和所有男人不一样的人。关于父辈和我和别的男人们，我似乎是清晰知道的。关于母辈和姐姐、妻子、嫂子及表姐、表妹们，还有这之外的‘她们’，我似乎熟悉却又陌生着。无从知也就无从写，厘不清也就等待着。”

十年之后，他终于提起笔，将文字投向世代更迭中女人的命运。2020年5月，阎连科出版了长篇散文《她们》，写了家族中几乎所有的女性：大姐、二姐和嫂子、姑姑们、婶娘们、母亲、孙女，甚至还包括他年轻时谈过的对象。相亲与恋爱、融洽与争吵、挣脱与宿命，难以言明的隐秘心事，从文字的细处缓缓流出，呈现一部含蓄又动人的女性成长史。她们生而为艰，却以柔软抵抗世界的坚硬。



阎连科。

阎连科 永恒之女性引导我们上升



66

为何开始写家族女性，阎连科说，“十年不是我厘清晓然了这一切。而是忽然有一天，我看到在寒冷冬季的村野有人烤火时，耶稣受审那一夜，有仆人、差役和十二门徒中的彼得也在另外一个寒夜烤着火；看见我母亲、姐姐们哭啼、微笑时，也有女人在千里、万里之外的同一时间和她们一样哭啼或微笑。原来世界不是完全封闭的，常常有些物事是如秤梁遥远的天平秤，或者如板梁遥远的跷跷板的两端样，你在这边动一下，遥远的那边就会上下或颤抖，乃至于惊震或哆嗦。原来世界的两端是紧紧联系的。于是我觉得可以写作了。也就动笔很快写了《她们》这本书。写她们哭，写她们笑，写她们的沉默和疯狂，写她们的隐忍和醒悟。”

语文课怎么上？ 夏昆有秘诀

“一个不喜欢音乐的专栏作家，不是一个好的语文教师”。这是非典型高中教育名师夏昆对自己的高度总结。4年前，在第一季《中国诗词大会》上，夏昆一路过关斩将，最终夺得了大赛的金牌擂主。这也让他对诗词的理解，被更多人所知。他所写的关于如何解读古典诗词的书，比如《在唐诗里孤独漫步》《温地走进宋词的凉夜》《语文陪伴孩子的一生》《给孩子读唐诗》《给孩子读宋词》，也成为畅销书。

2020年5月，由天喜文化策划、天地出版社出版发行的夏昆“中国语文之美”系列《在唐诗里孤独漫步》《温地走进宋词的凉夜》《语文陪伴孩子的一生》三本作品又迎来了升级修订版。

“中国语文之美”系列，是夏昆二十多年中学语文教学经验的沉淀和结晶。在其中，我们看到他解读李白、杜甫、白居易、刘禹锡、杜牧、李商隐等四十多位诗人，解读范仲淹、欧阳修、王安石、柳永、苏轼、李清照等二十多位词人。以唐诗的英气、宋词的柔美，安抚现代人孤独、疲惫与不安的灵魂。此次推出夏昆“中国语文之美”系列修订升级版，除了在篇目、内容上做精心修订，还将装帧全新升级，并随书附送基本覆盖部编本中学语文教材古诗词必背篇目的《人间有大美：唐诗一百首》《人间有大美：宋词一百首》精美小册，力求给读者以更好的阅读体验，更好地感受语文之美。

为了和学生一起找回诗词的本来面目和语文原有的美，夏昆开设了学生主讲的诗词鉴赏课：每次上课之前，他会留几分钟时间让主讲学生分析各自找来的一首诗词，然后由他给同学们补充讲解，之后再让同学们把诗词抄下来，加强记忆……在被问及如何让学生对古诗词产生兴趣的时候，夏昆分享自己上诗词鉴赏课的方法：“要有技巧地引导学生积累，有积累就有素材，有了一种对诗词最直观的感悟。”夏昆认为巧妙引导对学生喜欢上诗词会有一定帮助：“正确的引导能够让孩子更喜欢诗词，而了解诗词背后的故事，会让诗词的魅力无限放大。”

夏昆希望他的语文课是美的：美在艺术，美在思辨，美在独立，美在分享，也美在师生的互相陪伴与共同成长。所以他多年的教学，一直致力于让自己的学生从疲惫与乏味的应试教育中解脱出来，让语文陪伴孩子成为更好的人。

在他的课堂上，孩子们不仅学习语文，还鉴赏诗词、音乐、电影……他主张以文学之美充盈生命，以音乐之美滋养心灵，以电影之美教化人情，始终坚守“真实教育”的初心，追寻人类的智慧与美。夏昆说：“教育就是一种分享，分享知识，分享思想，也分享情感。”他的课堂有唯美的欣赏；有生活的实践，如张颖拆解自行车的演示；有深刻的思想论辩如对马丁·路德·金《我有一个梦想》的重新生活化解读等。

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

尊重是最应该做的和改变的

壹

家庭对作家的影响

封面新闻：身为男性作家书写“她们”，在创作时会遇到哪些挑战？

阎连科：没有什么挑战。我知道我是写散文，而不是写“女性主义”，此前，我几乎没有读过什么女性主义的著作，这主要就从刘剑梅那儿借到了七八本关于女性主义的各种书籍，有的细读，有的了解。这种阅读和了解，除了弥补自己对女性主义的一无所知，就是如何在写作中磨去、割除“男性主义”或“男权意识”，让自己对女性有充分的理解和尊重。尊重就是一切，有了这份尊重，这本书写起来就没有难度了。如果说难，就是我身体不好，一天只能写作三个小时，就这样坚持十天半月，也要休息几天。今天对于我，写作最大的难度就是真的“力不从心”了。

封面新闻：书中写了您整个家族的女性人生故事。您能谈谈，原生家庭对一个作家写作的影响吗？

阎连科：我想，什么样的家庭——原生，非原生或者其他家庭的样式，都对作家的成长和写作构成一种影响。莫泊桑从小父母感情不和而分居，他一直跟着母亲成长并接受教育，之后成为了我们今天认识的莫泊桑。普鲁斯特出生在完整的原生家庭，家境很好，但他却是一个极度敏感脆弱的人，他的母亲给了他无边而细腻的爱。美国作家弗兰纳里·奥康纳16岁时父亲死于红斑狼疮，使她的人生极度痛苦和艰辛，因此她成了特别能面对丑恶、黑暗的写作者。

卡夫卡因为父亲的强悍让他成为了一脸忧伤的写作者，连他的那双眼睛都充满着苦大仇深的忧郁感。杰克·伦敦19岁就成为家庭生活的顶梁柱，所以他的小说永远是在和困苦作战并最终成为战胜困苦的人。每个作家的写作都无法离开家庭的影响和成长背景。这个家庭是原生的好，还是非原生的好，这是不能去比较的。没有贵族的家庭就没有今天的托尔斯泰，没有穷困潦倒、一生坎坷的家庭和命运，就没有今天的陀思妥耶夫斯基。家庭不是作家成长的土壤，但什么样的家庭对于成为什么样的作家几乎有着决定性的影响。

贰

命运的独立和微笑

封面新闻：《她们》的写作对象跨越三代。面对几代中国女性的人生境遇，您最大的感触是什么？

阎连科：《她们》是写了几代的女性，但一定要记住，它是写了那块土地上的几代女性，是那种文化上的几代女性的命运和很简单的思考。那块土地上的女性，当然也是中国女性的参照和缩影，但中国太大了，南北文化的差别、城乡文化的差异，沿海地区和南北方文化的差别，内陆地区和边境地区的文化差别，还有不同民族的文化差别。这些文化的差别，也决定着女性的差别。幸运的是我是河南人，中原地区，这儿的文化在中国有一定代表性，所有那块土地上的城市女性也一定有代表性。

封面新闻：您认为家乡那片土地上的女性经受了更多的苦难，但“她们”最终却没有沦为祥林嫂那样的抱怨。那个年代女性乐观的原因是什么？

阎连科：她们中间有很多祥林嫂那样的人，比如《她们》中我的大姐、表姐。比如《她们》第七章中的“方榆花”。我其实没有回避这些，只不过在这本书中，我的视角不让我把过多的笔墨放在这一点，而是更多地关注了她们乐观、坚韧和面对男人和命运的独立和微笑。

封面新闻：我们感触于《她们》中家族女性的牺牲和伟大，但同时又想问，我们可以为这些为家族牺牲过而不自知的女性做些什么呢？

阎连科：我们不能为中国的女性做什么，但是有一点，如果我们能对现实生活中的女性——无论她们是都市人还是乡村人，她们是几岁十几岁还是八十岁，我们做什么都不如对她们有几分理解和尊重。尊重是最应该做的和改变的，如果大家读了《她们》，在对女性的尊重这一点上有一点改变和变化，那么这本书就有些价值了。

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